

中和思想下张仲景之“和”探赜

卢雯湉, 周惠芳

(南京中医药大学附属医院, 南京 210029)

摘要: 中和思想是华夏数千年来所形成的一种民族精神, 渗透于哲学、伦理、政治、文学、艺术乃至科学技术等一切领域。中医系“中和之医”, 得中和则仁寿康宁, 失中和则百病始生。“中和”乃核心理论之滥觞, 是健康原则之本与生命追求之极。张仲景宗奉《黄帝内经》“和为圣度”之理论, 将其升华并实现于医疗实践之中。文章通过探微中国传统哲学视域下的中医学理, 从本末源流、养生诊疾、医德伦理等多维度挖掘张仲景“和”之辨治精神的内涵, 丰富了中医学的哲学基础和思想内涵, 成为中医学之核心准则。吾不揣愚陋, 愿启后学之思。

关键词: 中医哲学; 中和思想; 张仲景; 和法; 黄帝内经; 伤寒杂病论; 天人合一; 三才

基金资助: 国家自然科学基金面上项目(No.81973898), 江苏省中医药局重大项目(No.ZD201702), 江苏省中医药领军人才项目(No.SLJ0202), 江苏省研究生培养创新工程研究生科研与实践创新计划(No.021093002528)

Exploration of ZHANG Zhong-jing's harmonizing from neutralization thought

LU Wen-tian, ZHOU Hui-fang

(Affiliated Hospital of Nanjing University of Chinese Medicine, Nanjing 210029, China)

Abstract: Neutralization thought is the Chinese national spirit formed over thousands of years, permeated in philosophy, ethics, politics, literature, art, science and technology and other fields. Chinese medicine is the medicine of neutralization. Neutralization means longevity, health, while loss of neutralization means all kinds of diseases. Neutralization is the origin of the core theory, the foundation of the health principle and the ultimate pursuit of life. ZHANG Zhong-jing sublimated the theory of neutralization as sanctity in *Huangdi Neijing* and realized it in medical practice. By exploring the theory of traditional Chinese medicine from the perspective of traditional Chinese philosophy, this paper explores the connotation of ZHANG Zhong-jing's spirit of harmony from the perspective of historical origin, health preservation and treatment, medical ethics and other multidimensional aspects, which has enriched the philosophical foundation and ideological connotation of traditional Chinese medicine and has become the core criterion of traditional Chinese medicine, for sharing with each other.

Key words: Philosophy of traditional Chinese medicine; Neutralization thought; ZHANG Zhong-jing; Harmonizing method; *Huangdi Neijing*; *Treatise on Febrile and Miscellaneous Diseases*; The unity of heaven and man; Sancai

Funding: General Program of National Natural Science Foundation of China (No.81973898), Jiangsu Traditional Chinese Medicine Bureau Key Program (No.ZD201702), Traditional Chinese Medicine Leading Talent Project of Jiangsu Province (No.SLJ0202), Graduate Training Innovation Project Graduate Research and Practice Innovation Plan of Jiangsu Province (No.021093002528)

传统文化之中和思想源远流长, 自上古尧、舜开始, 一脉相承于禹、汤、文、武、周公、孔、孟, 历经汉、唐、宋、元、明、清乃至近代, 延续数千年, 有着极为丰富的内涵, 儒释道等百家经典均有所阐述。“中和”一词首见于《周礼·春官·大司乐》: “以乐德教国

子, 中和祗庸孝友”, 反映先秦时期崇礼乐、尚德教的政教诉求。之后的《中庸》将“中和”融入哲学范畴并赋予道德本体含义: “中也者, 天下之大本也; 和也者, 天下之达道也”^[1]。其后诸子百家更使“中和”思想成为一个内容丰富的理论体系, 贯穿于万事

通信作者: 周惠芳, 江苏省南京市汉中路155号南京中医药大学附属医院, 邮编: 210029, 电话: 025-86617141

E-mail: zhouhui-fang2011301@163.com

万物,影响着大众对世界的认知、思维方式和行为准则。

中医学是以中国传统哲学为指导并与自然科学及社会科学相互渗透而产生的生命科学。“中和”作为承载中华民族五千年文明精髓的核心理念,使自然万物和谐共处,并行不悖,在中医的预防、诊治、用药及康复过程中,有着全方位的体现。本文遂以中医理论中蕴含着的朴素哲学智慧为抓手,诠释“中和”思维的临床应用价值,藉以抛砖引玉,探赜张仲景“法象天地,理合自然,本乎大道”的“和法”真谛。

执简驭繁,溯源索本

《说文解字》曰:“中,内也。从口。丨,上下通也”,“和,相应也,从口禾声”。“中”既是简单的、方位的表述,又是深层的、事物状态性质的表达;

“和”既指对立物象间的协调、和顺关系,又可阐明同一事物中对立属性间的对立转化、矛盾统一的性质。从哲学角度而言,“中”与“极”相对,是抛开事物矛盾对立性,而对理想状态的追求,是对阴阳协调、和谐状态的执着,这是中国古代哲学不同于西方哲学的最具特色的一点,即万事万物归于一心,方为神圣。“和”则融汇了中国传统文化哲学的精髓,既可标识抽象理论认识深度,又作为认识自然、社会的方法论工具,将人与自然、个体与社会、主体与客体、此者与彼者的对应关系一以贯之,成为华夏文明智慧结晶的最高理念^[23]。

简而言之,“中”是对天、地、人自身规律的认识,而“和”是对三者之间关系的描述。个体境界的“中”与群体状态的“和”会通升华形成“中和”是一个渐进的历史过程,其萌芽源起于孔子的“中庸”之道:“子曰:‘舜其大智也欤?’舜好问而好察迩言,隐恶而扬善。执其两端,用其中于民,其斯乃舜乎”。孔子一方面视中庸为“至德”,将中庸成为一种德行标准;另一方面将中庸定义为“过犹不及”,遂使中庸成为一种方法论原则。涵盖道德与行为方式两方面内容的中庸使知与行合一。至此,中庸被提升至哲学范畴,孔子之孙子思在《中庸》一书里将其真正发展为一种哲学理论而成“中和”:“喜怒哀乐之未发,谓之中;发而皆中节,谓之和”,是对“尚和去同”的最佳论述,并提出:“致中和,天地位焉,万物育焉”。“天人合一”是“尚中和”思想最为突出的体现:“儒者因明致诚,因诚致明,故天人合一,致学可以成圣”。体会客观自然与主观人体的和谐相处,是“中和”的最高境界。

顺天应人,调和致中

“中和”思想在先秦时已被中医学所吸收^[3],对理法方药的理论与实践产生了重要影响,其核心价值是“以人为本,效法自然,燮理中和,济世活人”。由中医宏观视域而言,人身小天地与宇宙大天地浑然天成、密不可分,故而“天人合一”是“和”世界观的集中体现。以“天道”推演“人道”,天地人三才的圆通,是将天地之道贯穿于人及人类社会中^[4]。“中”是天下万物之根本,“和”是“天下古今之所共由”,“中和”既是一种世界观,也是一种道德修养境界,可以位天地,育万物。“致中和”是摄食之要,衣食居行不过其节,立身行事合乎中道,方可益智延寿。《养性延命录·教诫篇》有言:“能中和者,必久寿也”。中医学将天人合一的美好境界作为理想的追求目标,辨证论治用药为使患者体内外重新达到或恢复静态与动态的“中和”状态,在理论与实践上都执“中和”为法则。

1. “和实生物”,重用轻体 《易·系辞上》曰:“天地之大德为生”“生生之谓易”,宇宙万物生生不息,繁衍不已,关键在于世间的变化规律,即“易”。“易有太极,是生两仪”,阴阳二气的感通,是“冲气以为和”的中和之气所调节的^[20-21]。所谓“和气生人”,人与自然万物皆禀生于“中和之气”,是“启阴感阳”的产物。《荀子·天论》云:“万物各得其和以生,各得其养以成”。《淮南子·天文》亦曰:“阴阳和合,而生万物”。

“神者受之于天,精者受之于地,气者受之于中和”,所谓“三而成人”,精、气、神作为人身三宝,是“天地中和”在人体的形式。《灵枢·决气》云:“人有精、气、津、液、血脉,余意以为一气耳”,“一气”即“中和之气”,其升降出入于生命的全过程,是人体生长壮老矣的关键所在。据此,中医学创造了一整套临床治病、养生防病的原则和方法,并广泛应用于医疗保健的实践之中。

西周太史伯在《国语·郑语》提出:“和实生物,同则不继”,认为“和”与“同”有别。“以他平他谓之和”“以同裨同,尽乃弃矣”。孔子进而提出“君子和而不同,小人同而不和”“君子周而不比,小人比而不周”。与把雷同的各种因素简单地凑合起来的“同”相反,“和”就是把不同的事物调和起来,实现多样性的统一。后代学者进一步把这种和谐的思想应用于自然界和人类社会,形成了包括“天人合一”、社会和谐、人际和谐等内容在内的传统“中和”精神。

“形而上者谓之道，形而下者谓之器”，中医是道之学，西医是器之学，二者多有抵牾。恩格斯在《自然辩证法》中指出：“不管自然科学家采取什么样的态度，他们还是得受哲学的支配”^[5]。中华文化重关系、重动态、重宏观、重整体的“和”思想，深刻影响了《黄帝内经》以降中医学的理论和实践。概而言之，即重视形而上的实用，轻视形而下的实体，从功能动态的角度上把握人体，对疾病的认识上注重功能性病变，发展辨证论治，体现了生命物质（体）与生理功能（用）相统一的思想^[6]，即“体者即形质也，用者即形质上之妙用也”。

2. 恒动变易，中和非“衡” “动而不息”是自然界的根本规律，天地万物的变化根源于气的运动：

“物生谓之化，物极谓之变”。《素问·天元纪大论》有言：“动静相召，上下相临，阴阳相错，而变由生也”，故人体需保持动静和谐状态，维持对立统一的整体性，方合形神共养的摄生原则。

“二生三”所蕴含的阴阳育“中和”的思想是对中医生命观形成的重要奠基，20世纪50年代以后中医界出现的“平衡观”把阴阳之间的相辅相成、相互制约的协调关系，生命系统保持高度的自稳状态，误解为“平衡”。当下有不少中医学者从“平衡论”角度论述中和思想，大谈“阴阳平衡”“气血平衡”“脏腑平衡”“精气平衡”等理论，实乃有失偏颇。“平衡”与“中和”的境界存在一定的相似性，指两者或多方对立制约又相互对称，以达到一种平稳的状态，侧重于事物处于量变阶段所显现的面貌，是绝对的、永恒的运动中所表现的暂时的、相对的静止。但中和思想强调“无极”，万物趋于中，协调而和，“平衡”是“中和”所追求的一个平稳状态，而“中和”是万物的规律与调和阴阳应当遵循的原则，囊括了“平衡”的内涵，并强调了相互协调的动态过程。即董仲舒言：“和者，天之正也，阴阳之平也，其气最良，物之所生也”^[7]。

可见用“平衡”来概括阴阳的关系只能是盲人摸象，故“平衡”仅是中医思想的一部分。《素问·三部九候论》的“以平为期”，《素问·平人气象论》的“平人者，不病也”，其“平”并非“平衡之意”，又如《灵枢·终始》指出“形肉血气必相称也，是谓平人”，《素问·调经论》认为：“阴阳匀平，以充其形，久候若一，命曰平人”。可见古籍中所言“平”是指人体“阴阳平和”的健康状态，需要用“中和”而非“平衡”的方式来实现，即“不偏之谓中。道无不中，故以中形道”^[8]。

后世医家将“中和”思想不断传承发展，其中，《伤寒杂病论》的问世则起到了至关重要的作用。张

仲景学术思想中所蕴涵的“中和”思想极为丰富^[9]，

“和”在《伤寒论》出现43次，在《金匮要略》出现36次^[10]，贯穿理、法、方、药的全过程^[11]。“失和”则病，“得和”乃治，张仲景所创制的“和法”对此后中医治疗“八法”的完备奠定了坚实的基础^[12]。

仲师“中和”，燮和三才

张仲景书是术以载道之作，其“无代化，无违时”的“天人和”治疗原则，“粗守形，上守神”的“形神和”治疗技术，“病为本，攻为标”的“标本和”治疗艺术乃垂训千古的治病大法。张仲景“通贯三才”，其“中和”思想包括以人为本的道德观，以顺为养的养生观，以述为作的发展观与以和为治的治疗观^[13]。“和”不仅高度概括了张仲景对人体生理、病理的认识，而且集中体现了他的辨证论治思想，并贯穿学术观点始终，成为其医学理论的核心之一。

1. 有的放矢，稳态自和 张仲景“和”思想的旨趣颇丰。首先，“和”是对天人正常关系与人体正常状态的描述，如《金匮要略·脏腑经络先后病脉证第一》中的“若五脏元真通畅，人即安和”；其次，“和”是论治的目的与总原则，《伤寒论》第58条集中反映了这一论治思想：“凡病，若汗，若吐，若下，若亡血、亡津液，阴阳自和者，必自愈”；第三，“和”是治疗的具体方法和手段，其在论治方法上主要体现出和阴阳、和荣卫、和胃气、和少阳、和津液、和表里、和上下的论治方法，在组方用药上则主要体现为功效特点相互对立之药的杂合运用，如消补之和、寒热之和、升降之和、润燥之和、敛散之和、刚柔之和、滑涩之和，一如周学海在《读医随笔》对和法之论：

“以其有相反而相用者也。相反者，寒与热也，燥与湿也，升与降也，敛与散也”；此外，“和”是制药、煎药与服药的方法，一方面，仲景丸剂制作多以蜜和丸，另一方面其散剂如茵陈五苓散中茵陈末与五苓散相和，蛇床子散蛇床子末与白粉相和，且服用时有白饮和服者（五苓散）、酒和服者（如当归芍药散），在煎煮方法上，有数味药分别煎取，去滓后合和重煎（如滑石代赭汤），有诸药同煎后去滓重煎（如小柴胡汤）以及汤药与其他溶剂合和煎煮（如大半夏汤水与蜜和煎、柏叶汤水与马通汁和煎等）；最后，“和”是药效判断及药后调护的原则，如汗法以“遍身漰漰微似有汗”（桂枝汤）为度，吐法建议“得快吐乃止”（瓜蒂散），先以小剂，“不吐者，少少加”，下法要求“得下，余勿服”（大承气汤）等，皆突出勿令太过，以“和”为度的辨治思维。

其中,仲景学说首要倡导的“阴阳自和者,必自愈”是机体自身存在的一种自趋稳态机制,是疾病向愈的内在动力。其“人体自和”观以调理气的升降出入为本,治病的过程就是使机体在时间和空间轴上恢复动态平衡。如《金匮要略·五脏风寒积聚病脉证并治》之“不须治,久则愈”或“药而自和”,不同于现代医学的对抗性治疗措施,而是“谨察阴阳所在而调之,以平为期”,即寻找导致人体不和状态的原因,运用相应治疗手段将人体不和的状态重新转化为“自和”状态,以维持正常的生命活动。

2. “和”治六病,知常达变 万病不离一“和”,生理状态下是“得和”,病理状态下是“失和”,故治病就是“求和”。对于六经病辨证,一方面六经证候的产生是脏腑经络病理变化的反映,六经辨证与脏腑辨证不可分割。另一方面,六经病辨证实质乃系统化、具体化的八纲辨证。同时还应注重“四辨”:辨主证、辨兼证、辨变证、辨夹杂证,临证唯有知常达变,才能立于不败之地^[14]。

六经皆有“和法”,太阳病因主要脉证的不同分为卫强营弱的太阳中风证,卫阳郁闭、营阴郁滞的太阳伤寒证和卫气被遏的太阳温病证3类,实则病机均为营卫不和。而桂枝汤作为治疗伤寒中风证的代表方,全方君臣有序、佐使精当,外能散风邪调营卫,内能理气血、燮阴阳、和脾胃,被誉为“和剂之祖”。其加减变方如《伤寒论》桂枝汤加厚朴、杏仁,司调和解表;桂枝加附子汤,司调和经络;桂枝加芍药汤、桂枝加大黄汤,司调和脾络、调和气血。

《金匮要略》桂枝汤加瓜蒌,司调和筋脉;桂枝加桂汤,调和寒温、温通心阳;桂枝乌头汤,调和表里寒疝等。虽药味有别,但皆以“和其阴阳”的中和思想为组方要义,万变不离其宗。针对伤寒邪犯少阳,惟宜和解之法,以小柴胡汤为代表方,既透解半表之邪,又清泄半里之邪,且可防邪深入,辛开苦降甘调融于一体,枢转少阳的同时亦调营卫,使通而能和,以达和解大义。阳明病乃“胃家实”,以里实热证为特征,对于寒热分居上下、阴阳不相交通之证予黄连汤和解阳明寒热错杂;对于燥热初传阳明,或胃气不和,或气滞不甚,或心烦发热,或肠中燥热,或腹部胀满,或邪实热结等,常予调胃承气汤清胃以和胃,顾护胃气“意在不峻而和也”;而对于误治伤津胃燥便硬者,则予“微和之剂”小承气汤,以气药为臣,相较大承气汤峻猛攻下,本方更在于和其胃气,且用药往往“胃和则止”。因疏泄不利,气机失调,导致寒热上下格拒、阴阳气不相顺接而脾胃不和、

升降失常的厥阴病,常以乌梅丸为主方,酸、甘、苦、辛、寒、热并用,标本同治,共奏调和收敛厥阴肝木之水火混乱之功。方中重用乌梅为君,制作服法无不体现和方之意。少阴病因致病因素和体质不同,有从阴化寒和从阳化热两类,其中少阴寒化则扶阳,方选四逆辈。值得一提的是,四逆散虽以“少阴病”贯首论治阳郁致厥,但其肢冷似厥乃少阴枢机不利所致,既非寒厥、亦非热厥,功在和解枢机,透达郁阳,实为疏肝理脾之祖方。少阴热化则需育阴清热,方选黄连阿胶汤交通心肾、扶正祛邪,和解少阴寒热互结。后人效法仲景,在此基础上创制了泻南补北的交泰丸及佐金平木的左金丸,皆遵“谨察阴阳所在而调之,以平为期”之旨。太阴病多为脾胃升降紊乱的里虚寒证,桂枝加芍药汤、桂枝加大黄汤都是通阳益脾、和络止痛之“和方”,具调和经络、调和脾脏阴阳气血不和之效。《伤寒论浅注》云:“以桂枝加芍药、大黄为主治,一以和太阴之经络……陈平伯谓:桂枝加芍药汤为太阴经之和剂”。半夏泻心汤和解太阴虚实夹杂之效佳,方中人参参与半夏配伍扶正不碍邪、祛邪不伤正,脾虚者得补、实者得泻,共奏调和之功。

3. “和法”流变,调其不调 纵观历代医家学有所成者,必有所宗,然对“和”法进行专门探讨的医家自张仲景后直至金元时期成无己始,诸医家对“和”法的论述才呈现方兴未艾之势。在外感热病方面,代表性医家及理论有四:其一即成无己之“和解少阳”法,其二为吴又可之“疏利开达”法,其三为叶天士之“分消走泄”法,其四为俞根初之“和解三焦”法。在内伤杂病方面,张景岳倡其始:“和方之制,和其不和者也”,在《景岳全书·微温和中诸方》中,选择二陈汤、六君子汤、金水六君煎、平胃散、藿香正气散与乌梅丸6个方剂作为“和”法代表,正是和中健运、调和脾胃之“和”思想的集中体现。汪昂、程钟龄踵其后,前者在《医方集解·和解之剂》提出“和解之剂,用以分理阴阳、调和营卫”,认为“和”法之用,在于分理阴阳、调和营卫,所列17首和解方,如和解少阳之小柴胡汤、升降阴阳之黄连汤、调和气血之芍药甘草汤、调和六气之六和汤、调和肝脾之痛泻要方、调和诸药之甘草黑豆汤等,在一定程度上拓宽了“和”法的运用。后者踵景岳八阵之余绪,在《医学心悟·论和法》中首倡汗吐下和清温消补等“医门八法”,一方面承成无己“半表半里”之说,“伤寒在表者可汗,在里者可下,其在半表半里者,惟有和之一法焉”。另一方面又充张景岳“和之为义广矣”的认识,

认为“和”法可兼诸法,变化无穷:“有清而和者,有温而和者,有消而和者,有补而和者”。此外,唐容川在血证治疗中善用“和”法,亦是“补前贤之未备,拓后学之门径”,其在《血证论·用药宜忌论》中曰:

“汗吐攻和,为治杂病四大法……至于和法,则为血证之第一良法”,妙义在于调和肝肺、调和阴阳、调和气血、补泻兼施、寒热互用等,指出小柴胡汤乃“达表和里,升清降浊之活剂”^[15]¹⁸⁴。可见“中和”之法的实质是辨证,理一而法万变。

小结

孕育脱胎于传统文化的中医学,深受传统哲学思想的影响,从《诗经》的“和乐且孺”、《尚书》的“燮和天下”,到《淮南子》的“万物和同”、《白虎通》的“阳畅阴和”,“和”思想所蕴含的哲学智慧对中医理论的构建产生了深远影响^[15]¹⁻²,为继承和发展中医学起到了至关重要的作用。“中和”是生命起源与生理基础的概括,是生命养护理论和诊疗疾病的重要原则,丰富了中医学的哲学基础和思想内涵,指导了中医学的生命观、养生观、治疗观与医德伦理观等多个方面,最终发展成完整的体系,成为中医学之核心准则。《伤寒杂病论》作为光秉史册的医学巨著,张仲景继承了先圣典籍之精华,构建了理法方药贯通之体系,创立了伤寒与杂病诊治之典范。其遣方配药虽变化多端,但总不离阴阳调和之圭臬,以“和为贵”的指导思想充分体现了张仲景治病除疾的精髓,认识论中的“天人合一”、治疗原则上的“执中致和”、药物应用上的“补偏救弊”等,无不是中和思想的具体应用,值得后世仿效。

“大道泛兮,其可左右”,对于中和思想的传承发展不仅应体现在审病诊疾、处方用药的过程中,医者自身更应“执中和”而“允其中”,秉持“中和”为“德”的道德操守。诚如王好古在《阴证略例》所言:“受天地中和之性,得圣人公恕之学,不以利欲一毫

入于其心,而后可以为儒、为医矣”^[16]。故医者当“正己达源”,统圣人中和之业,蹈贤哲守度之行,方能发前人之未发,以达“中和治德”的至臻之境。

参考文献

- [1] 王文锦.大学中庸译注.北京:中华书局,2008:14
- [2] 陈丽云,宋欣阳.中和思想·和的追求.上海:上海科学技术出版社,2020
- [3] 宋欣阳,陈丽云,严世芸.“中和”思想与中医学的研究进展评述.中国中医基础医学杂志,2015,21(9):1191-1193
- [4] 王庆其,姜青松.三才思想·人与天地相参.上海:上海科学技术出版社,2020:56
- [5] 中央编译局.马克思恩格斯选集·第三卷.北京:人民出版社,1995:533
- [6] 蔡建鹰.古今中医哲理思维概论.北京:中国医药科技出版社,2005:116-124
- [7] 玉昆子.阴阳五行里的奥秘.北京:华夏出版社,2012:84
- [8] 程颢,程颐.二程集.北京:中华书局,2004:606
- [9] 陈丽云,严世芸.“和”的追求:传统哲学视域中的中医学理.华东师范大学学报:哲学社会科学版,2011,43(2):29-36,153
- [10] 田永衍,王庆其.张仲景“和”思想研究.中医杂志,2013,54(4):280-282
- [11] 毕伟博,崔红生.张仲景“和”思想面面观.中华中医药杂志,2015,30(12):4227-4230
- [12] 张志丹,王玲.中医“和法”的历史沿革初探.湖南中医杂志,2019,35(4):115-116
- [13] 温长路.中医药文化与中医学的中和观.环球中医药,2010,3(1):58-61
- [14] 吕志杰.仲景医学心悟八十论.北京:中国医药科技出版社,2013:6
- [15] 田永衍.先秦两汉“和”思想与《内经》理论建构.北京:中国中医药出版社,2020
- [16] 何清湖.中华传世医典(第6册).长春:吉林人民出版社,1999:3

(收稿日期:2021年11月28日)